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師說卷下

詳校官左都御史<sub>臣</sub>李綬

刑部郎中<sub>臣</sub>許兆椿履勘

總校官庶吉士<sub>臣</sub>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嵇承志

謄錄監生<sub>臣</sub>張元功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師說卷下

餘姚黃宗義撰

離婁章

六經皆先王之法也其垂世者非一聖人之心思亦  
非一聖人之竭也慮民之饑也為之井田慮民之無  
教也為之學校慮民之相侵也為之兵車慮民之無  
統也為之封建為之喪葬恐其惡死也為之祭祀恐

其忘遠也為之禮以別其親疎為之樂以宣其湮鬱  
詩以厚其風俗刑以防其凌奪聖人明見遠慮患深  
蓋不可以復加矣後王第因而損益之而已奈何後  
世以為一代有一代之制度漢世以雜霸自名晉人  
以寬和為本唐任人宋任法所謂先王之法皆廢而  
不用人徒見其享國苟安遂謂無所事此幸而保守  
一家之富貴其四海之困窮雖當極盛之世未之能  
免也豈不忍人之政哉故曰不以三代之治為治者

替苟焉而已

規矩者商高荅周公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  
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為勾廣三

股修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

勾股各自乘三  
如九四四一

十六并為弦自乘之實二十五減勾於弦為股之  
實十六減股於弦為勾之實九故曰半其一矩環

而共盤得成三四五

謂開方除之其一面  
故曰得成三四五

兩矩共長

二十有五謂積矩

兩矩者勾股各自乘之  
實共長者并實之數

準繩者

準是表周髀用八尺表授時厯用表長四丈為八尺

者五繩繫表顛引之至地以望北極以候二十八宿  
始於周髀繼以弧矢割圓測圓至於三角後來愈密  
矣

司馬遷律書黃鐘九寸八十一分呂覽言黃鐘三寸  
九分蓋每律各有陰陽也漢儒傳黃鐘之陽秦儒傳  
黃鐘之陰以三十九分合八十一得一尺二寸為十  
二月之正律九寸者候氣之管三十九分者所吹之  
管是故十二律之長皆以一尺三寸九分為度一尺

二寸者按十二月之正氣九分者按閏月之氣餘一寸為剩餘不吹之處每管一寸之下始竅而吹之除三寸九分為黃鐘之律其餘九寸為實管不吹應地下候氣九寸之數也地氣自下而上人氣自上而下其數皆相應也一寸之下除九寸為蕤賓之律其餘三寸九分為實管不吹三寸九分者應地下候氣三寸九分之數也長至九寸短至三寸九分皆陰陽升降之極數也中間四寸五分為大呂五寸四分為太

簇六寸四分為夾鐘七寸二分為姑洗八寸二分為仲呂變律以九分為度此皆吹律之管也除吹律之外其餘實管不吹之處即候氣之數也冬至陽氣潛萌入地九寸始得之故黃鐘候管長九寸丑月八寸一分寅月七寸二分卯月六寸三分辰月五寸四分巳月四寸五分午月三寸九分未月又四寸八分申月五寸七分酉月六寸六分戌月七寸五分亥月八寸四分自冬至以後陽氣漸升夏至以後陽氣漸降



升則出地漸遠然吹律之下一寸為不吹之處候律亦空餘一寸為斜倚補數如斜律一尺止比直律九寸此則乘除之法也

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但不能擴充之耳行先王之道正教以擴充之法

朝不信道釋上無道揆工不信度釋下無法守集註兼犯義犯刑謂之六者恐未然不信道以道為迂遠而不切事情所行皆富國強兵之事其所揆度者不

以道而以事閔子馮之所謂不悅學也度者道之則也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此信度也

規矩方員之至章

堯舜執中不是無形無象在人倫之至處為中人倫有一段不可解處即為至五倫無不皆然新安陳氏以為君臣之倫於人倫為尤大非也聖人人倫之至

也一句總五倫而言後始抽出君臣事君治民須從堯舜以上來方有本領今人只將秦漢以來見識零星補湊所以頭出頭沒

百世不能改真是孝子慈孫痛心處余常見有祖父為小人其子孫因仇君子以為慈孝者適以播揚祖父之惡為不孝不慈甚矣

三代之得天下章

天地之生萬物仁也帝王之養萬民仁也宇宙一團

生氣聚於一人故天下歸之此是常理自三代以後  
往往有以不仁得天下者乃是氣化運行當其過不  
及處如日食地震而不仁者應之久之而天運復常  
不仁者自遭隕滅願世世無生帝王家酷痛如此班  
彪王命論止以命言猶未離於世俗

愛人不親反其仁章

王心齋曰吾身是個矩天下國家是個方絜矩則知  
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

上求矩正則方正矣方正則成格矣故曰物格 問  
反已是格物否曰物格知至知本也誠意正心修身  
立本也本末一貫是故愛人治人禮人也格物也不  
親不治不答是謂行有不得於心然後反已也格物  
然後知反已反已是格物的工夫反之如何正已而  
已矣反其仁智敬正已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正  
已而物正也

饒雙峯曰上面三句包括未盡所以下面又說皆當

反諸已皆字說得闊不特說上面三者而已愚以為  
行有不得者句蓋合三者而言之舍仁智敬之外更  
有何事而謂包括未盡哉

為政不難章

巨室如晉之六卿魯之三桓是也晉靈公得罪於趙  
氏而弑魯昭公得罪於季氏而亡蓋流風善政存於  
故家不可忽也晉之王謝尚有此風唐雖重氏族然  
不能勝科舉而此意蕩然矣

天下有道章

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恥受命也孟子引以為恥受命之證非言其能順天也集註似取以為順天之事非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觀上文大國五年小國七年是兼大小而言也集註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單指小國而言亦非

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不仁者指當時游說之士也其言無非興兵構怨之

事故言安危利菑樂亡其者謂當時之諸侯也皆因諸侯喜與之言由是有敗亡之禍孺子以下言諸侯好大喜功故彼得進其說若人主心地清明則善言易入心地昏濁則邪說自來猶之滄浪之水自取其榮辱非說士之能也自侮以下推廣言之無不皆然也

桀紂之失天下章

天下雖大萬民雖衆只有欲惡而已故為君者所操



甚約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欲惡即從吾如  
好好色如惡惡臭來以我之好惡絜而為天下之好  
惡恕也仁也聚之勿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  
政也

孟子言仁必兼義而言其不言義處如聚之勿施之  
類即是義也更無懸空理會一仁體者與後儒之言  
不同

自暴者章

自暴自棄不是兩樣人自其而言之謂之暴自其  
行而言之謂之棄大凡言之麤鄙者其行事必苟且  
行之滅裂者其出言必浮誇二者相因言非禮義口  
不道忠信之言也不能居仁由義肆意妄行也故不  
可與有言不可與有為安宅者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正路者行所無事也

仁人心也常人心在身中所居血肉之內如何得安  
仁者身在心中藏身於密禍患不至故為安宅義唯

一條更無他岐所見唯路則千蹊萬徑所見唯義大地無寸土矣故為正路

道在爾章

有問羅近溪居今之世如何都得人人親親長長耶曰却不要苛責了人今天下家家户户誰無親長之道但上之人不曉喻他說即此便是大道而下之人亦不曉得安心在此處了結一生故每每多事

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只為人起爐作竈平地風波所

以事事艱難去道愈遠若還其自然親者當親長者當長更何所事

居下位章

孫淇澳曰天下之大本無可指名儒者遂有主靜之說夫主靜者依然存想別名耳而於中心之靜如何主也以爲常惺惺是一法母乃涉於空虛無著乎誠身有道明善終是入門明善者全體爲明非偏智之明也誠身者全德爲誠非偏信之誠也夫聖人未有

不以誠合道者也則未有不以明合誠者也君子戒懼即勤勤學問思辨行總為求明用與其抱一空虛無著之心而號為常惺惺者不大有間乎況惺惺亦知覺一邊則何如明善之為確也天然之明覺定從研窮之明覺而開研窮之明覺實由天然之明覺而融是為明善是即為誠身

太虛之中渾淪旁薄四時不忒萬物發生無非實理此天道之誠也人稟是氣以生原具此實理有所虧

欠便是不誠而乾坤毀矣學問思辨行鍊石以補天也善即是誠明善所以明其誠者耳吾之喜怒哀樂即天之風雨露雷也天下無無喜怒哀樂之人一氣之鼓盪豈有不動苟虧欠是理則與天地不相似是氣不相貫通如何能動

惟精惟一明是精善是一不明乎善則二三其德此身非我所有然明善最難以玉塘南之學問一生直至看大乘止觀謂性空如鏡妍來妍見虫來虫見因

省曰然則性亦空寂隨物善惡乎此說大害道乃知孟子性善之說終是穩當向使性中本無仁義則惻隱羞惡從何處出來吾人應事處人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此非善而何由此推之不但無善無惡之說非即謂性中只有一箇性而已何嘗有仁義來此說亦不穩

伯夷辟紂章

王介甫曰司馬遷以為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

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為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為之頌以為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耶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遙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



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耶抑來而死於道路耶抑其至於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

論語稱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蓋二子遜國而至首陽故餓也民稱之者稱其遜國之高風也司馬遷因此遂移於伐紂之後甚之為餓死合孔孟之書觀之當是以遜國餓首陽及聞文王養老想叔齊已死故獨往歸之文王必以寓公待之老

而遂卒不及見伐紂之事也若死於北海死於道路則孟子豈云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乎

求也為季氏宰章

孟子之時號為戰國當時之諸侯無不以強戰為事至使生民塗炭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皆是善戰者導之孟子與諸侯言仁義無非欲息此殺機故於此痛切言之連諸侯者從者連諸侯以擯秦橫者連諸侯以事秦是也辟草萊任土地者井田之法

九百畝之中為公田者百畝而已其八百畝一無所稅也任土地則九百畝皆有稅除却廬舍之外凡尺寸之土地盡為公田矣兵食不足不得不出於此可為痛哭流涕者也

存乎人者章

先師曰容貌辭氣皆一心之妙用一絲一竇漏一隙一缺陷正是獨體之莫見莫顯處若於此更加裝點意思一似引賊入室永難破除

凡人致飾於外以為人可欺也然不知不覺已露於外心以人用故可偽目以天用著不得一毫人為故曰良言雖可偽為而偽為之言畢竟破綻唯明者能察之耳

恭者不侮人章

惟恐不順者聲音笑貌之間以逢迎人為主唯恐已之不順於人也若言恐人之不順已則聲音笑貌已是拒人并其偽者而無之矣與下文不相應

男女授受章

孟子距楊墨道性善不見諸侯不與小人言使百世之下知功利之非仁義之必不可已正是以道援天下援天下人心之溺耳故孟子無日而不援者也淳于髡必欲使孟子出而在位輔佐一王朝諸侯而有天下乃謂之援如此而援是手援天下也載胥及溺而已

君子之不教子章

人子於父母原是一人之身既分以後血脉未嘗不貫通故啗指心痛滴血沁骨吳綱之類長沙蕭穎士之肖鄱陽未嘗有間也不孝之子志氣乖戾日遠日踈較是非於屬毛分一身為燕越則路人而已矣故父行未必盡是道在孝子看來則盡是道所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實實如此就如世俗之父母嘻嘻嗃嗃非是望我太切則是慮患過深原無有不是處未有舍父母而別求所謂聖賢者從來弑父與君只見

得君父不是遂至於此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  
正此兩言乃亂賊張本切莫置為家常話也

事孰為大章

守如城守之守父母生我將此降衷之理完全付我  
墮地以後愛惡情偽百端交攻我不能守便至喪敗  
故須血戰孤城待得夕死交割還與父母始謂之全  
歸不特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而已也孰不為事事親  
事之本者一生之力無一毫不為父母用其事君事

長皆事父母所不可缺之事非移此心以事之也後  
世謂忠孝不能兩盡如楚棄疾漢趙苞皆賊子也一  
死何足塞責哉養志者父之有子原欲使其繼我之  
志我之所未盡而子盡之我之所未為而子為之以  
是樂有子也蓋身有限而志無窮大戴禮言黃帝三  
百年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  
人用其教百年不特黃帝也凡人能使其父之志流  
長不盡者皆子之事也不能繼志便是死其親矣故



子之於父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所謂父在觀其志也  
今人將論語錯解以為父在子不得自專唯有志可  
見非也父歿觀其行謂父之平生事實也三年無改  
三年之久而不改則終身不改矣後儒只以非道防  
其父母此如浮屠之教以為中陰中元父母必在地  
獄號而出之之意畧同此曾子養志所以為孝後世  
如遷之因談而成史記固之因彪而續漢書蘇子瞻  
緣老泉而著書易皆觀志之事也尹和靖欲不應舉

伊川曰子有母在是亦養志而已矣

人不足與適章

聖賢之道未有不從源頭做起故平天下必始於明德如導河自積石導江自岷山然後沛然莫之能禦君心猶積石岷山也此處不通則橫流汎濫矣武侯誠後主以官府宣公勸德宗以推誠皆此意也嘗見先師之告烈皇必歸本德化烈皇以為迂世人亦以為迂然烈皇每每憶先師之言罷而召召而罷亦時

有格心之處其如一暴十寒天下事已去矣此蓋凡  
為事君者皆當如此即言用人行政之失未嘗不以  
此意行之令君心自悟豈謂諫爭者別有一道慶源  
之說陋矣

有不虞之譽章

毀譽失真孟子雖為一時言之而後世大抵皆然如  
程朱之門人儘有庸下而無不多譽象山陽明至今  
毀者不已至於青史其消彌甚人言蓋棺論定君子

之論定毀譽之論未始有定也

人之易其言章

不當責任則視天下之事無不可為故言之易先師  
楹署云遠觀古事談何易實証今身做較難此之謂  
也

人之患章

檀弓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  
喪三年師之重如此好為人師者以仁義之道不足

動人於是各立異說如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已殺盜  
非殺人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鐘不加樂非  
而謂楹有牛馬非馬之類驚世駭俗人亦靡然從而  
師之充塞仁義以為天下之患韓子謂師者傳道解  
惑者也顧所傳非道為惑愈甚由是而師為世所輕  
矣宋何北山之於來學未嘗受其北面北山之意以  
為苟無其德寧虛其位以待後之學者不可使師道  
自我而壞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章

樂正子之從子敖常人視之原無緊要但取其一時之便然在君子則為苟且于敬慎之心未免一絲逗漏故孟子不以細故而畧之南軒云既館于子敖則未免制于子敖此推原太過

不孝有三章

昏禮皆父命親迎則父醮子而遣之無有子自主其事者舜之當時想瞽瞍不肯主婚堯代為主所謂

以君命臨之故云不告而娶非竟不使瞽瞍聞之也  
若非堯為主人而舜自主之使父不與聞其不孝大  
於無後矣

仁之實章

仁義禮智樂俱是虛名人生墮地只有父母兄弟此  
一段不可解之情與生俱來此之謂實於是而始有  
仁義之名知斯二者而弗去所謂知及仁守實有諸  
已於是而始有智之名當其事親從兄之際自有條

理委曲見之行事之實於是而始有禮之名不待於  
勉強作為如此而安不如此則不安於是而始有樂  
之名到得生之之後無非是孝弟之洋溢而乾父坤  
母總不離此不可解之一念也先儒多以性中曷嘗  
有孝弟來於是先有仁義而後有孝弟故孝弟為為  
仁之本無乃先名而後實歟即如陽明言以此純乎  
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只在  
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亦與孟子之言不



相似蓋赤子之心見父自然知愛見兄自然知敬此是天理源頭何消去存天理而後發之為事父乎如王心齋見父赴役天寒起盥冷水見之痛哭曰為人子而令親如此尚得為人乎於是有事則身代之此痛哭一念不是工夫所到當此處而求之則天理不可勝用矣先儒往往倒說了理氣所以為二也

朱子曰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

實字正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  
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弟長  
忠君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  
者乃是仁義之華采愚按此實字乃是虛實之實非  
華實也蓋仁義是虛事親從兄是實仁義不可見事  
親從兄始可見孟子言此則仁義始有著落不墮於  
恍惚想像耳正恐求仁義者無從下手驗之當下即  
是未有明切於此者也樂則生矣始有推廣可言然

亦非推廣不過完全此實何華采之有

天下大悅章

先師曰予嘗斷焚廩浚井為必無之事只鬱陶思君  
一語相傳是實由此推之可見當時弟兄依舊存却  
大體在但象語是偽舜答是真這是分聖狂處也當  
時父母兄弟都坐在庸人局內其父母與弟見得事  
已如此我原無不是處舜見得事已如此我必有不  
是處纔認無不是處愈流愈下終成凡夫纔認有不

是處愈達愈上便是聖人要之起脚處只是一些子也及瞽瞍允若之日已是認得有不是處矣只與舜爭先後之間耳

呂新吾曰孝子之於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頭無論貧賤富貴常變順逆只是悅親為主蓋悅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

瞽瞍未底豫以前舜是一天地底豫以後又是一天地故君子不謂命也

舜生於諸馮章

象山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東海有聖人  
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  
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  
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  
此理亦莫不同也

按史記舜冀州人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作  
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冀州今北京山西境歷山

晉地雷澤曹地負夏衛地皆中土也孟子何以云東夷乎是史記不足憑也今餘姚上虞兩縣皆以舜得名其水之經餘姚者曰姚江亦曰舜江其水之經上虞者曰百官江餘姚有歷山上虞有握登山舜母之名也有虹漾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有象田其土中耕者往往得古陶器舜之古蹟在此兩縣為最多故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處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姚丘此皆與孟

子之言相合顧野王云餘姚舜後支庶所封之地是  
乃附會史記而後人反信以為實然大概舜之生在  
餘姚上虞故曰東夷之人遷於負夏始在中土耳卒  
於鳴條史記云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塋於江南九  
疑是為零陵今湖廣永州寧遠縣是也按竹書記年  
云五十年舜陟鳴條鳴條在古之海州今山東萊州  
府膠州境其地有蒼梧山與孟子言合永州無鳴條  
則知非卒於彼矣岐周今鳳翔岐山縣郢今荊州府

疏云郢故楚都在南郡則知畢在郢之地故曰畢郢  
非墓文王之畢在渭北咸陽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子產出行見有病涉者一時不忍遂以所乘之輿濟  
之此亦偶然之事後人顧以此美子產之政夫為政  
自有大體繁縷小物也而夫子惜之大夫不可徒行  
此上下之等威也而以殉其煦煦之仁故孟子以行  
辟人言之蓋徒扛輿梁乃為政者之事一人一朝之



惠其細已甚陳平不對決獄錢穀之間亦此意也豈  
子產真不知為政哉

君之視臣章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為君臣之正道初非有心  
於報施也孟子之言大概論其事勢如此與孔子之  
語定公者不同非謂其當然也潘興嗣以此為聖賢  
之別非矣然後世君驕臣諂習而成故大畧視臣如  
犬馬視君如國人者居其七八顧亦有視之如土芥

而視君如腹心者君子多出於是如黃石齋成玄升之類有視之如手足而視君如寇讐者小人多出於是如陳演馬士英之流又一變局也

無罪而殺士章

天啓時江右萬忠貞被杖死先忠端公謂楊忠烈曰公可以去矣王文之得免於劉瑾以其去也忠烈然之而不能決他日使李忠毅過先公再商去留先公曰進退當決諸已與人相商定是不成忠烈卒遷延

以及難此違孟子之言也

非禮之禮章

吾心之化裁其曲折處謂之禮其妥貼處謂之義原無成迹今以為理在事物依做成迹而為之便是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前言往行皆聖賢心所融結吾不得其心則皆糟粕也曾是禮義而在糟粕乎中也養不中章

父子兄弟之間純是一團天性不容直情徑行子弟

之不中不才即是父兄之不中不才堯舜之子不肖  
堯舜未嘗不自以為憾丹朱商均終是堯舜化之故  
其立國不至大段放倒棄之則為路人矣如何盡性  
嘗見有名父之子起居飲食之際不稍假借子視其  
父真如嚴君而一離父側便無所不為反不如市井  
間閭不教之子蓋以父子之情不能相通片時拘束  
藏垢愈深故孟子以養字言之太和薰蒸無不融洽  
人有不為章

人唯志在事功則學無原本苟可以得天下則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亦且為之矣其成就甚淺不為者非  
忘世也退藏於密而後神武不殺葉水心之誌陳同  
父王道甫曰上求而用之者也我待求而後用者也  
不我用則聲藏景寂而人不能窺必我用則智運術  
展而衆不能間若夫疾呼而後求納說而後用者固  
常多逆而少順易忤而難合也二公之自處余則有  
憾矣正是此意

言人之不善章

馬援戒子云聞人之惡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  
不可得言也此固忠厚之道新安陳氏以為當官而  
行有姦慝當言又不可顧後患而緘默也亦是補益  
子言外之意然有不然者昔逆奄與魏廣微將為表  
裏之時魏忠節劾廣微先忠端公止之曰君子小人  
之名無徒過為分別使小人各懷廉恥之心其禍可  
以少衰一經論列不可望其包羞顯與君子為難彼

依草附木之精魂公然為青天白日之魑魅矣忠節不聽廣微遂導奄為惡幾移龜鼎豈非後患也而謂當官不可顧乎

仲尼不為已甚章

心無一事纔惹些子便為已甚已甚之事但從些子變現出來不為已甚乃是中體

言不必信章

人只於言行上照管故必信必果是告子之義外也

大人沛然從心而出不踰言之矩所謂集義者也  
大德敦化則小德自然川流矣

不失赤子之心章

赤子之心只知一箇父母其視聽言動與心為一視  
聽言動在此心便在此無有外來攙和雖一無所知  
一無所能却是知能本然之體逮其後來世故日深  
將習俗之知能換了本然之知能便失赤子之心大  
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不過將本然之知能擴充至



乎其極其體仍然不動故為不失猶夫子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有知之有不知知之量也以爲知之以爲不知知之體也人以為事事物物皆須講求豈赤子之心所能包括不知赤子之心是箇源頭從源頭上講求事物則千紫萬紅總不離根若失却源頭只在事物上講求則剪綵作花終無生意

養生章

聖人制禮於凶禮特詳以送死之為大事也荀子曰

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  
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  
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為道也一而  
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  
其親於是盡矣

人子之事親承歡膝下事更無大於此者顧不即以  
當大事許之至於送死之事則養生自此而盡人子  
之大事始畢始可謂之當大事即送死無憾養生有

憾仍是不足以當大事也

君子深造章

道者吾之所固有本是見在具足不假修為然非深造畧窺光影以為玩弄則如蜂觸紙窻終不能出故必如舜之好問禹之克艱孔之發憤臘盡春回始能得其固有苟非自得則日用之間不過是安排道理打貼世情血氣縱橫心體無所歸宿居之不安也資之深者資之以應萬事其出無窮不亦深乎左右逢

其源者心與事融外不見人內不見己渾然至善之中萬物一太極也蓋無處非大德之敦化矣

博學章

自其分者而觀之天地萬物各一理也何其博也自其合者而觀之天地萬物一理也理亦無理也何其約也汎窮天地萬物之理則反之約也甚難散殊者無非一本吾心是也仰觀俯察無非使吾心體之流行所謂反說約也若以吾心陪奉於事物便是玩物

喪志矣

以善服人章

兩善字不同服人之善不過事為之際假其名色耳  
養人之善天下皆被其澤沛然莫之能禦也此亦孟  
子據三代之事言之後世之得天下者豈皆心服哉  
故得天下易而王天下難也

仲尼亟稱於水章

舜之由仁義行原泉之水也告子之義外雨集之水

也象山曰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源泉方動雖只有涓涓之微去江河尚遠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曾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自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却自壞了曾不知吾之涓涓雖微却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却是偽恰如檐水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故象山先

先立乎其大者正恐無本集註以實行言之非知本之學也

人之所以異章

天以氣化流行而生人物純是一團和氣人物稟之即為知覺知覺之精者靈明而為人知覺之麤者昏濁而為物人之靈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合下具足不囿於形氣之內禽獸之昏濁所知所覺不出於飲食壯壯之間為形氣所錮原是截然分別非如佛氏

渾人物為一途共一輪迴托舍也其相去雖遠然一點靈明所謂道心惟微也天地之大不在昆侖旁薄而在葭灰之微陽人道之大不在經綸叅贊而在空隙之虛明其為幾希者此也君子兼該聖賢而言舜禹湯文武周皆君子也存之者大概言不失此心未曾及工夫也庶民與君子同具此體為習染所壞其靈明不出於血肉則與禽獸同其昏濁矣下文始歷舉君子存之事也



真西山曰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  
不同者惟此而已愚謂君子所存存此知覺中之靈  
明耳其知覺不待存也物所受於天者有知覺而無  
靈明合下自與人不同物即能存存個恁麼

庶物者天地萬物之理人倫者日用尋常之事明察  
者即此靈明之貫通光被者也舜之明察盡天地萬  
物皆在妙湛靈明之中瓦礫皮膚更無一物由此而  
經綸化裁無非仁義之流行不是古來成迹依倣而

行之者也由仁義行者原無仁義人見之為仁義行  
仁義者先有一仁義而後有行則非本然之德性也  
此處有誠偽之分君子之存正存此由仁義之本然  
不假於外顧集註之意以行仁義為君子存之之事  
恐告子之外義得竄入之矣只緣多分等級有聖人  
有君子有庶民將舜溝而出之君子之外所以其說  
之繚繞也

行仁義者恁是安排得成片段不過在小德中沿流

赴海而已此無本之學其間不能不斷續便墮不誠  
先師云為學莫先於辨誠偽苟不於誠上立脚千修  
萬修只做得禽獸路上人

禹惡旨酒章

千聖相傳者心也心放他自由不得程子提出敬字  
直是起死回生丹藥禹湯文武周公五君子其功業  
蓋天地孟子不言單就一點憂勤惕慮之心為之描  
出所謂幾希也蓋天地也只是箇敬天地雖寬廣散

漫而四時晝夜不敢稍有踰越其間鬼神往來凜凜於禍福之間非此幾希為之主宰乎人得此以為心則虫魚草木瓦石都作鬼神動定矣饒雙峯曰未應事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面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執若先執定這中待事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執中了愚謂未發之前慎獨便是執中非如司馬君實念一中字之為執也允執厥中執其兩端擇善固執

聖賢何嘗諱執若事物之來方始較量其過不及而執之則是先方圓而後規矩非規矩以為方圓也正  
是子莫之執中後世模稜調停之說皆出於此

堯舜猶病祁寒暑雨民之呻吟未有一日息也文王  
如傷之心亦豈能一日已乎道無窮盡吾之工夫亦  
日進無疆纔操已至之心便去道日遠註云民已安  
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非  
是

王者之迹熄章

集註謂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詩亡謂秦  
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愚謂風雅體制不同音節亦  
異以秦離而進之於雅是謂不倫孰從而降之耶且  
齊魯韓三家之詩為說不同以關雎葛覃卷耳采芣  
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康王詩王風  
為魯詩鼓鐘為昭王詩以秦離為王風者獨毛詩耳  
其為王風尚未可定安知其降不降耶若以季札觀

周樂有歌王風此在孔子未刪詩之前却與孔子所  
刪大同焉知非左氏之附會乎孟子言詩亡是風雅  
頌俱亡也何得單指為雅亡乎先儒之為此說者以  
國風多東遷以後之詩而二雅止於幽王故云雅亡  
然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夫二雅為宴享征行述祖刺上其於天下之民風無  
與也畿甸之中雅之亡不亡非陳詩所及顧東遷後  
之詩正可以觀民風而謂之亡者蓋先王之民風不

徒知之而已賞罰行於其間藉以為移風易俗之事  
今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而所傳之詩乃刪詩者之  
所摭拾則懲勸之法亡矣故曰詩亡

先儒謂夫子之作春秋因魯史之舊文為之筆削於  
其間非也觀孟子言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則  
是合三書以成之者也蓋魯史記本國之事與其朝  
聘盟會所及者其於各國不能盡詳也晉楚皆良史  
晉之乘不可見而書趙盾弑其君此乘中之文孔子



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楚之檮杌不可見而  
崔杼弑其君太史書之見殺南史氏聞太史氏盡死  
執簡以往南史氏乃楚之史官也然則春秋之名雖  
因於魯而晉楚之史採入者必多竊取之者竊取此  
三史也

君子之澤章

此承上章言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至戰國  
已百四十餘年大畧五世其畏懼之心漸已消滅所

謂五世而斬也亂臣賊子復接跡於世孟子欲繼孔子而作春秋其聖不及孔子故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不能如之但取春秋之旨私相問難作為七篇而已徒猶類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一例集註以受業為師徒之徒失之矣

孔叢子有孟子與子思問答考其生卒年不相接其為偽書無疑

可以取章

小而取與大而生死不過義中之跡象眼前只見一義應之自然合節若待臨取與生死而後辨其不可總屬意見用事不能無傷矣

逢蒙學射章

古者司射之官通名為羿非有窮氏之羿也有窮之羿為寒浞所殺與逢蒙無與自趙岐註誤集註因之若篡夏之羿其罪不容誅顧屑屑較厚薄於學射一事則是不能三年之喪而為總小功之察也

左傳襄十四年有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衛孫文子逐其君獻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鞫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吾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其文多與孟子不合公孫丁既非子濯孺子為衛獻公御又非鄭人庾公差字子魚非庾公之斯學射於公孫丁者為庾公差非尹公佗庾尹為孫文子所使非衛所使庾尹為叛臣之黨豈稱端人

按以孟子之言左氏之誣甚矣

西子章

世人多以一節概人生平人亦多以一節自恃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故為善者不可自恃為惡者不可自棄所爭在一念之間耳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

天下之言性章

凡人之心當惻隱自能惻隱當羞惡自能羞惡不待

勉強自然流行所謂故也然石火電光涓流易滅必  
能體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而後謂之利其所以  
不利者只為起爐作竈無事生事常人有常人之起  
作學人有學人之起作一動於納交要譽便是常人  
之起作舍却當下淺者求之事功深者求之玄虛便  
是學人之起作所謂鑿也只為此小智作崇鑿以求  
通天下所以嘖嘖多事皆因性之不明也

今歲冬至日行至某處與天會每日退天一度來歲

冬至日行復至原處雖不在前歲宿度上而其原處  
萬古不變所謂故也故定冬至者取至前後日間晷  
景折取其中定為冬至且以日差比課推定時刻所  
謂求其故也千歲之日至謂將來之日至今之未來  
歷也非歷元之謂歷元是故坐而致者是將來性之  
為故亦萬古不變此心此理同也利以行之則叅贊  
化育亦可坐而致矣

象山解故為莊子去故與智之故將故字說壞畢竟

於千歲日至之節說不去

公行子章

郝仲輿據荀子以公行子有子之喪子之讀為人名  
即燕相子之也齊伐燕噲死子之自燕歸齊至是死  
按荀子公行子之至燕遇魯元於塗楊倞註云益子  
曰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趙岐云齊大夫也子  
之蓋其先也楊倞所謂其先者言其先世同出公行  
氏耳引此以證子之之為公行氏未嘗言喪者之即



子之也然荀子亦不足憑史記魯子少孔子四十六  
歲生於周敬王十五年丙申孔子卒時敬王四十一  
年壬戌魯子已二十七歲矣魯子之卒不可攷然後  
此不過五十餘年孟子言魯元養魯子檀弓言魯子  
寢疾病魯元曾申坐於足計魯元已壯年矣其年當  
與子思不相上下孟子受業於子思後儒畧辨其妄  
以為年不相接者近百年則魯元可知子之與孟子  
同時安得與魯元問答也且齊之伐燕年表云君噲

及太子相子之皆死汲冢紀年曰齊人擒子之而醢其身安得歸齊而為寓公甚矣仲輿之好怪也

聖賢於人只就事論其理之當然者如待王驩出弔於滕只說不必有言弔於公行子只說朝廷之禮未嘗以其為小人而有絕之之意不若後世立朝先分一君子小人之界限凡事必相齟齬至成朋黨之禍此等處恐東漢君子尚未能到也

君子所以異章

王心齋有明哲保身論言知保身者則必愛身能愛  
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我  
身保矣能保身者則必敬身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  
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敬我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  
後能保家國天下易曰安其身而後動者此也心齋  
之言若有所為而為之不如孟子之自然也蓋心如  
火也火輒有影人乃其影人之愛敬則我之愛敬可  
知人之不愛不敬則吾之不愛不敬可知猶影之或

正或倒或濃或淡無不從火而來君子亦惟續火薪傳不向影處安排也橫逆自反者亦如火在木中鑽研急迫而後烟生光現以利天下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之謂也若世無橫逆則不哭孩兒誰人不能抱得

未免為鄉人者鄉人亦非惡人但為習俗所錮只是較量是非有一報施一往一來以為當然是故求免為鄉人最難日用尋常做成窠臼自謂頗無大過顧人

己未融一朝患作皆從昔日窠臼中來免為鄉人便是君子  
禹稷當平世章

用行舍藏因時制宜終不落事局中取辦功名若常  
人之出處為世所操我不能操世便是落於事局饑  
溺由已隱見皆是此心莫說閉戶是容易事亂世之  
時多少欲定亂者反以之生亂孔明之苟全性命於  
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亦其次也

匡章章

匡章不孝之罪固無所逃而出妻屏子自悔之心亦是可原孟子非輕其罪但不棄其改過耳不然世間無改過一路則怙終者多矣

世俗不孝士君子自然不犯然細思之其能免者無幾苟不能夙興夜寐便是墮其四支閒談酒飲便是博奕好飲酒以財物為已有出納不稟於父母便是好貨財私妻子不能檢點身心便是從耳目之欲凡事必欲勝人時有爭氣便是好勇鬪狠與世俗相去

其間不能以寸

父母之生成此身甚難即今吾之知善與不善還是  
父母的如何反責善於父

曾子居武城章

易卦之位有貴賤而無吉凶然當位則吉不當位則  
凶故君子思不出其位孟子言此深見體易之妙皆  
從無可無不可一路來

王使人覲夫子章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求異於人便有許多裝點  
出來便非聖人故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  
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

舜往於田二章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不是空空自責蓋竭力耕  
田自以為子職已盡天下之為人子者不過如此我  
之為人子或有天下人所不及處只此一念橫於胸  
中便是得罪於父母而為父母所不愛舜之搜索於



隱微不容絲毫之隔纔能與父母同體

史記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非也  
舜之玄德升聞久為帝之所知而後有二女九男之  
事若必待觀其內外而始知之九男無論矣不亦輕  
其二女乎

舜之號泣在耕田未遇時到得帝使九男二女瞽瞍  
已允若矣孟子推其心而言之謂俱不足以解憂非  
真有其事也

史記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蓋當其未  
為相時已儼然為諸侯矣故有百官牛羊倉廩豈復  
並耕而食完廩浚井亦當使百官為之此事勢所必  
無者師弟設為問答以見境遇百變而此心常一  
象日以殺舜為事章

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  
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此非禁制使不得為如  
後世待藩王之事也古者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舜使

端人正士輔導於象象自無暴民之事

咸丘蒙章

字曰文句曰辭作詩之本意曰志如北山之詩莫非字也雲漢之詩靡有字也執之則害辭矣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其辭言一統無外也豈知其志在養父母乎靡有孑遺其辭言民類盡矣豈知其志在憂旱乎朱子不信小序多即辭而定其為某某所作似乎有所依據若以孟子之言律之未免有以辭害志者矣

同時與呂伯恭已不相合郝仲輿作毛詩序說未為可非也

堯以天下與舜章

四時行百物生其間主宰謂之天所謂主宰者純是一團虛靈之氣流行於人物故民之視聽即天之視聽無有二也主事事治不必言矣百神之享一從民情之和悅見之若以響應言天而求之符命讖緯則與求之諄諄然命之者無異矣天豈滯於迹象墮於

方隅者哉

人有言章

莫之為而為者寒暑之不爽其則萬物之各有其序  
治亂盈虛消息盛衰循環而不已日月星辰錯行而  
不失其度不見有為之跡顧自然成象不可謂冥冥  
之中無所主之者所謂天者以主宰言也莫之致而  
至者致如致師之致萬事之來吾有以致之而後至  
乃人世富貴貧賤生死禍福多有不召而自至者同

是聖人也而得位不得位堯舜何以至壽顏子何以至夭皆無以致之者此則氣化不齊運數之自為醇駁人生其中不能不受制而無可奈何所謂命者以流行言也流行者雖是不齊而主宰一定死忠死孝當死而死不失天則之自然便是正命若一毫私意於其間舍義而趨生非道而富貴殺不辜行不義而得天下汨沒於流行之中不知主宰為何物自絕於天此世人所以不知命也

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龜山云寒衣飢食出作入息無非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哉即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此語本無病朱子謂其言器而遺道言物而遺則豈龜山見識尚未到著察之地伊尹之在莘野必欲自異於野人乎堯舜之事業總然件件理會亦於日用起居不加分毫也朱子以其說與禪宗相近故難之其實與程子百官萬務緣來無

一事之義一也

樂堯舜之道者欲其以堯舜之澤被諸天下耳相傳只此一心若已納之溝中仁之至也其事為之迹原無一定故能變揖遜為征誅

孔子於衛章

命一也然有常人之命有聖人之命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此常人之命也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此聖人之命也常人之命為命所轉到得頭來方



知是命聖人之命渾化於禮義在得不得之先方可謂之知命

好事者為之不是毀謗蓋躁進者借孔子行事以為達權通變孔子不以為非孟子言如此何以為孔子不開假借一路使門前路徑游移不得

郝楚望云趙岐以陳侯名周誤也史記年表夫子來陳當湣公之六年湣公懷公子名越孔子居陳三年復去適衛則湣公之八年也湣公在位二十四年楚

惠王伐陳殺湣公滅陳貞子與陳侯同死者故曰陳侯周臣周臣即忠臣也春秋傳衛宗魯與齊豹云吾將死之事子以周與此同義可證周之即忠也郝說是也但言貞子先在宋為司城後去仕陳此仍注疏之誤只因司城為宋官名司城不過掌營城邑安知陳無是名乎既已仕陳而叙宋之官名亦無謂也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此孟子述學問之源流古來原有此數派傳之於後

世唯孔子立為人極更不可移易不是汎汎定人品之優劣也伯夷一派流而為避世之士伊尹一派流而為功名之士柳下惠一派不善學者則為鄉愿而已雖是流弊畢竟濫觴之處過高一層以至如此以時而論之伯夷有秋冬而無春夏尹惠有春夏而無秋冬孔子則四時之氣俱備方可稱之曰時也

天地間剛柔之氣自是各有至處不涉以人欲之私皆是叅贊化育之人三子非所見之偏蓋各出而救

世伯夷出而救頑懦伊尹出而救獨善自為柳下惠出而救刻薄不得不然孔子則如化工其救在萬世不可以一節名之

金聲玉振非如註之所云也即今大成樂每按一聲八音並作齊起齊止不容斷續然必始編鐘而未編磬合八聲而成一聲故金石二聲相去但有毫釐之間條理云者合衆音以成一音一音之中衆音未嘗不分明也蓋一聲必主一字如大哉宣聖之類大字

要如此條理哉字亦要如此條理字字相連如貫珠  
無有生澁間斷若先擊鐃鐘後擊特磬何難之有况  
鐃鐘特磬古無是器而樂之起止乃是杙敌也

孔子集大成集三子之成條理者清任和便是條理  
也始條理清任和之脈絡分明終條理清任和渾然  
無迹到得渾然無跡方謂之成然非始之脈絡分明  
則墮於僞侷侷心之精神謂之聖精神即是智智聖雖  
分始終其實相離不得射之命中亦是巧力一時俱

到若至而不中則是無巧之力非觀德之射矣

周室班爵祿章

周禮封國之制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  
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  
諸男之地方百里與孟子公侯百里等大相懸絕其  
實未嘗不同世儒拘於百里之論則以周禮為妄註  
周禮者則據之以破孟子按井田之法方里為井方  
十里為成方百里為同方千里為圻天子一圻諸侯

一同則所謂方百里者特以田計耳若合山林川澤附庸言之則公侯之國不止於百里也如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而泰山在其封內顓臾亦在邦域之中若曰總方百里則土田無幾矣故閔宮之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然則周禮所謂方五百里者蓋合山川附庸大約之限言之而禮記所謂魯地方七百里者則山川附庸之多所以厚周公也夫以井田之制方方整整而天下地勢高高低下故山川林麓

雖有餘地而不可以畫井畝分溝澮者則以為園地  
萊地牧地散地耳但取其田之平闊者井之是以古  
者治田各以其地名如濟西之田龜陰之田汶陽之  
田戚田許田蓋可田之地畫為井洫隨其廣狹以為  
多寡故各以地名其田至於封國則總其田計之公  
侯則足一同之數伯子男以次降焉

周禮疏天子封公以五百里之地其一國之稅天子  
食其半侯伯參之一者謂三分之天子食其一分子



男四之一者四分之天子食其一此與後世郡縣無異郡縣之法賦稅之入有存留有起解存留者以備郡縣之用起解者以進之朝廷康成言若今度支經用餘為司農穀矣自漢以來皆然也然春秋之時列國之稅皆奉之霸主無與於天子矣

班祿之制自天子而下凡四等國自諸侯而下凡六等其下惟農農田百畝百畝均也而有上農夫至下農夫五等之差則地有肥磽力有強弱也然古者以

周尺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今以官尺五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周尺當今浙尺七寸四分今之浙尺當今官尺一尺一寸三分絕長補短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三十三畝有奇也以今三十三畝有奇之田一夫耕之其屋基與其租稅之入古又出之公田宜其力贍者食九人而無不足弱者食五人而亦有餘也

周之制度當以孟子為主以正周禮之失朱子謂孟子後出不及見王制之詳反欲以周禮正孟子此與

信康節而疑文王之卦位同一病痛

敢問友章

獻子而友止五人費惠公而師友止二人晉平公而友止一人帝堯而友止一人取友之難如此世之紛紛以為友者何怪乎有絕交之論也

敢問交際章

君子應世處物只在當下更不必追前保往只在守已更不向人分推求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純是

一團生意若一人之來一物之至義乎不義乎起許多卜度懷許多猜疑全然殺機用事以他辭卻之又費多少轉折吾先自處於不義矣國門之盜不在受與不受如何與他來往況於交際乎

仕非為貧也章

三代之盛士有恒產原無為貧之仕其後不仁而在高位賢人在下始有為貧而仕者久之以仕為營私之地則惟恐不富惟恐不貴矣道不行者澤不加於

民言不聽於上尸位素餐而不去則無一非為貧也  
故以居卑居貧嚴其界限未嘗非出處之正會計當  
牛羊壯長便是居卑之道位卑而言高所言未必國  
家之大事非所當言而言則於職分有所不盡可知  
矣

敢問不見諸侯章

多聞與賢異如左史倚相之通九丘八索子產之答  
實沉臺駘黃熊伯宗之對梁山崩之類後世草創之

國其制度文為必藉一人以成皆是也賢則有大小之殊故多聞則天子不召師明其重於賢也

一鄉之善士章

古人所留者唯有詩書可見誦詩讀書正是知其人論其世者乃頌讀之法古人詩書不是空言觀其盛衰以為哀樂向使其性情不闕於世變浮沉澌晷便不可謂之善士矣非既觀其言又考其行也

性猶杞柳章

性猶杞柳也義猶栝櫨也告子之意以為人生所有  
唯此知覺理則在於天地萬物學者必當求天地萬  
物之理使與我知覺為一而後為作聖之功故以杞  
柳喻知覺以栝櫨喻天地萬物之理以杞柳為栝櫨  
喻求天地萬物之理融會於我之知覺此與先儒知  
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故必格物窮理以致此知其  
徒恃此知覺者則釋氏本心之學亦復何殊第先儒  
言性即理也既不欲以性歸之知覺又不可以性歸

之天地萬物於是謂性受於生之初知覺發於既生之後性體也知覺用也引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以證之靜是天性之真動是知覺之自然因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在人心推原其上一層以謂之性性反覺墮於渺茫矣告子不識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即謂之天理也先儒之不以理歸於知覺者其實與告子之說一也晦翁謂如荀子性惡之說有何交涉孟子言其比



喻之謬杞柳天之所生栝樅人之所為杞柳何嘗帶  
得栝樅來故欲為栝樅必須戕賊仁義之性與生俱  
來率之即是若必欲求之於天地萬物以已之靈覺  
不足恃是即所謂戕賊也

性猶湍水章

湍水亦即前章之意言其無善無不善也東流西流  
只是為習所使晦翁謂其善惡混亦非東流西流告  
子兼善惡以言習搏之激之孟子單以不善言習其

善者即從習來亦是導其性之固有耳

生之謂性章

無氣外之理生之謂性未嘗不是然氣自流行變化而變化之中有貞一而不變者是則所謂理也性也告子唯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者謂之性是以入於籠侗已開後世禪宗路逕故孟子先喻白以驗之而後以牛犬別白之蓋天之生物萬有不齊其質既異則性亦異牛犬之知覺自異乎人之知覺浸假而草

木則有生意而無知覺矣浸假而瓦石則有形質而無生意矣若一概以籠侗之性言之未有不同人道於牛犬者也假使佛氏而承孟子之問必將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也其譸張為幻又告子之罪人也

食色性也章

食色性也即是以陰陽五行化生者為性其所謂仁者亦不過煦煦之氣不叅善不善於其間其所謂義

方是天地萬物之理告子以心之所有不過知覺而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不以吾之存亡為有無故必求  
之於外孟子以為有我而後有天地萬物以我之心  
區別天地萬物而為理苟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更  
不必沿門乞火也告子之言總是一意孟子辨之亦  
總是一意晦翁乃云告子之詞屢屈而屢變其說以  
求勝是尚不知告子落處何以定其案哉他日象山  
死晦翁曰可惜死了告子象山謂心即理也正與告

子相反孟子之所以辨告子者恰是此意而硬坐以告子不亦寬乎後來學者胸無涇渭真不異矮人臺下之笑也

語類晦翁嘗與金溪辨義外之說某謂事之合如此者雖是在外然於吾心以為合如此而行之便是內也且如人有性質魯鈍或一時見不到因他人說出來說見得為是從而行之亦內也金溪以為此乃告子之見直須自得於己方是若以他人之說為義而行之

之是求之於外也遂於事當如此處亦不如此不知此乃告子之見耳愚按告子義外是求義於外而行之金溪之言是也晦翁乃謂其必欲自得於已而在外者一切置之不問恐未必然告子既已為理不在內勢不得不求之於外不然則內外兩無所主焉能自立其說哉

程子性即理也之言截得清楚然極須理會單為人  
性言之則可欲以該萬物之性則不可即孟子之言

性善亦是據人性言之不以此通之於物也若謂人  
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人得其全物得其偏便不  
是夫所謂理者仁義禮智是也禽獸何嘗有是如虎  
狼之殘忍牛犬之頑鈍皆不可不謂之性具此知覺  
即具此性晦翁言人物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不知  
物之知覺絕非人之知覺其不同先在乎氣也理者  
純粹至善者也安得有偏全人雖桀紂之窮凶極惡  
未嘗不知此事是惡是陷溺之中其理亦全物之此

心已絕豈可謂偏者猶在乎若論其統體天以其氣之精者生人麤者生物雖一氣而有精麤之判故氣質之性但可言物不可言人在人雖有昏明厚薄之異總之是有理之氣禽獸之所稟者是無理之氣非無理也其不得與人同者正是天之理也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彼欲濟其投胎托舍之說蠛蠓之微與帝王平等父母之親入禽獸輪迴正坐人物一氣充類以至無理也蓋人而喪其良心入於禽獸者



有矣未有禽獸而復為人者也投胎托舍偶而一見亦自有之未有展轉不已如釋氏之論自家亦說不去也

公都子問性章

性無善無不善後世釋氏不思善不思惡之說近之但釋氏無善無惡以理為障更不復求與告子性無善惡復求理於外者為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揚子善惡混之說近之可以為善為不善似與無善

無惡相類但其可以為者於性中藏此善惡根苗故不同也有性善有性不善韓子三品之說近之後儒氣質之說亦近之

先儒之言性情者大畧性是體情是用性是靜情是動性是未發情是已發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則性是一件懸空之物其實孟子之言明白顯易因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而名之為仁義禮智離情無以見性仁義禮智是

後起之名故曰仁義禮智根於心若惻隱羞惡恭敬  
是非之先另有源頭為仁義禮智則當云心根於仁  
義禮智矣是故情性二字分析不得此理氣合一之  
說也體則情性皆體用則情性皆用以至動靜已未  
發皆然才者性之分量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雖  
是本來所具然不過石火電光我不能有諸已故必  
存養之功到得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之地位性之分  
量始盡希賢希聖以至希天未至於天皆是不能盡

其才猶如五穀之種直到烝民乃粒始見其性之美  
若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則性體尚未全也

或曰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執已發而遺未發無乃近  
於無頭學問乎曰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不待發  
而始有也未發之時此四者未嘗不流行於中即使  
發之時四者有何聲臭之可言乎若必以不容說者  
為頭腦則叅話頭以求本來面目者為正學矣

富歲子弟多賴章

此章是性相近習相遠注疏孫淇澳先生曰今若說富歲凶歲子弟降才有殊說肥磽雨露人事不齊而謂麤麥性不同人誰肯信至所謂氣質之性不過就形生後說若稟氣於天成形於地受變於俗正肥磽雨露人事類也此三者皆夫子所謂習耳今不知為習而強繫之性又不敢明說性而特創氣質之性之說此吾所不知也如將一粒種看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象便是質如何將一粒

分作兩項曰性好氣質不好所謂善反者只見吾性之為善而反之方是知性若欲去氣質之不善而復還一理義之善則是人有二性也二之果可為性否語類問理義之悅吾心理義是何物心是何物曰此說理義之在事者愚按此理義即天所降之才也故為心之所同然若在於事儘有此然而彼不然者如何能同

程子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

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張子曰形而後有  
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  
子有弗性者焉愚謂氣質之性既是天賦如何可反  
若反之反似為偽蓋天命至精些少著不得人為故  
人在陷溺之中憑他搏噬紛奪此一點良心畢竟自  
要出頭別教有云丈夫食少金剛終竟不消要穿出  
身外何以故金剛不與身中雜穢同止故天命之性  
豈特如金剛一切清濁偏正剛柔緩急皆拘他不得

如謂水本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不淨器盛之則臭  
以汙泥之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臭  
濁猝難得清果若是則水一性也器一性也性之夾  
雜如此安所稱無極之真二五之精乎先儒只緣認  
習字大狹墮地已後之習無論矣人乃父母之分身  
當其在胎之時已有習矣不然古人之言胎教何也  
總之與性無與也

牛山之木章



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此即喜怒哀樂未發之體未嘗不與聖人同却是靠他不得蓋未經鍛鍊一逢事物便霍然而散雖非假銀却不可入火為其平日根株久禪宗席平旦之氣乃是暫來之客終須避去明道之獵心陽明之隔瘡或遠或近難免發露故必須工夫纔還本體此念菴所以惡現成良知也

世人日逐於外喘汗不已竟無一安頓處到得氣機

收斂之時不用耳目則設管微陽生意漸回息生也  
好惡與人相近正形容平旦之氣此氣即是良心不  
是良心發見於此氣也但使此氣虛靈不昧以之應  
事接物則旦晝自然合節朱子却言夜氣上未有工  
夫只是去旦晝理會未免倒說了平旦之氣即是寂  
然不動之體乍見疇蹴即是感而遂通好惡與人相  
近即是喜怒哀樂之未發感而遂通即是發而中節  
孟子指點出來使人人可認不墮於有無二邊

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腔子指身也此操存之法愚則反之曰腔子要在心裏今人大概止用耳目不曾用心識得身在心中則髮膚經絡皆是虛明佛氏有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何處容其出入

天性生生之幾無時或息故放失之後少間又發第人不肯認定以此作主宰耳認得此心便是養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自不能已旦晝牯亡未嘗非此心為之用而點金成鐵迷却當下矣

孟子言良心何不指其降衷之體言之而形容平旦之氣似落於迹象不知此即流行之命也知此即為知命猶之太虛何處不是生意然不落土則生機散漫無所收拾佛氏以虛無為體正坐不知命

無或乎王之不智章

陽明嘗曰吾起初為學尚未力後來被朋友夾持遂放倒不得是故為善未有獨成者總是不專心致志專心致志自能求助於君子不為小人所惑陳氏分

作兩項非也

魚我所欲也章

凡人之學問不著到於生死終是立脚不定蓋世間  
所最不可忍者只有死之一路功夫到此都用不著  
如欲從生死上研磨終如峭壁非人力攀援所及唯  
有一義能將生死抹去死之威力至此而窮化險阻  
而為平易程子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  
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生死之道故孟子

只將辭受取與之間說得平常而至煩難者即此而在佛氏生死事大終不脫怖心

仁人心也章

仁無迹象可言孟子於無迹象之中指出迹象人人可以認取如仁義禮智根於心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云云仁人心也不一而足蓋人之為人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外更無別心其憧憧往來起滅萬變者皆因外物而有於心無與也故言求放心不必言求

理義之心言失其本心不必言失其理義之心則以  
心即理也孟子之言明白如此奈何後之儒者誤解  
人心道心岐而二之以心之所有止此虛靈知覺而  
理則歸之天地萬物必窮理而纔為道心否則虛靈  
知覺終為人心而已殊不知降衷而為虛靈知覺只  
此道心道心即人心之本心唯其微也故危伊尹之  
言先知先覺初不加以知此理覺此理一字蓋無理  
之知覺則禽獸矣人心顧如是哉豈可比而同之乎

李延平曰仁人心也孟子不是以心名仁羅文莊曰  
延平之見卓矣唐伯元曰二子可謂有功於孟子愚  
則以為明與孟子之意相反何言功也

先儒之求放心者大概捐耳目去心智反觀此澄湛  
之本體澄湛之體墮於空寂其應事接物仍俟夫念  
頭起處辨其善惡而出之則是求放心大段無益也  
且守此空寂商賈不行后不省方孟子何必又言義  
人路乎蓋此心當惻隱時自能惻隱當羞惡時自能



羞惡渾然不著於人為惺惺獨知旋乾轉坤俱不出此自然之流動纔是心存而不放稍有起爐作竈便是放心

人之於身章

民非水火不生活飲食之事與生俱生養生送死郊天祭地皆取辦於飲食禮運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是故至麤之物自聖人用之即為禮樂自世人用之即為嗜欲貴賤大小亦從世人為分別身之泰也通

體神明朶頤是尚百骸分析夫以參天兩地之身而較之以一指寸膚其細已甚哀哉

鈞是人也章

耳主於聽目主於視皆不離事上心以思為體思以知為體知以虛靈為體不著於事為發於本體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者所謂照心也先立者立此而已世人之心離了事物更無泊處只得徇於耳目耳目非小狗事物則小矣此天之所與我者與湯誥之惟

皇降衷劉康公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皆謂此心也  
集註以耳目心三者為天之所與失之矣

仁之勝不仁章

此為當時諸侯言之新安陳氏之說是也如徐偃王  
以仁義而失國宋襄公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而敗  
死而滅國關土地者多出自殘忍詐謀之人謂水不  
勝火當時想有此論故孟子以杯水概此一流

五穀者章

仁之於心如穀種之生意流動充滿於中然必加藝  
植灌溉之功而後始成熟易言一陰一陽之道道不  
離陰陽故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繼之  
即戒懼慎獨之事成之即中和位育之能在孟子則  
居仁由義有事勿忘者繼之之功反身而誠萬物皆  
備者成之之候繼之者繼此一陰一陽之道則剛柔  
不偏而粹然至善矣如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雖然  
未可以為善也從而繼之有惻隱隨有羞惡有辭讓

有是非之心焉且無念非惻隱無念非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時出靡窮焉斯善矣成之者成此繼之之功即中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之謂向非成之則無以見天降之全到得成之方可謂之熟不然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終歸無用

任人有問章

任人不知禮以禮是死板格套故有此問夫禮以義起從吾心之安不安者權衡而出之奚有滯而不通

之處

曹交章

人皆可以為堯舜一語此孟子繼往聖開後學一大節目徐行堯服人人能之即人人可以為堯舜也只在著察之間耳後之儒者將聖人看得煩難或求之靜坐澄心或求之格物窮理或求之人生以上或求之察見端倪遂使千年之遠億兆人之衆聖人絕響一二崛起之士又私為不傳之秘至謂千五百年之

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是人皆不可以為堯舜矣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自陽明之心學人人可以認取聖脉後來近溪只就人所行所習當下指點出著察一路真覺人去聖不遠要知孟子亦是此意只在徐行堯服人所易知處點出何至持燈而乞火也曹交亦有志之士何以見其事長無禮求道不篤集註無乃深文歟詳烏獲一段言力非可強而有也故有勝有不勝至

於堯舜其本體人人俱有無所俟力豈有不勝之患  
陳氏之論不明

小弁章

角上講詩至凱風章萬貞一言不安其室不得謂親  
之過小陳介眉以舊說折之余是貞一而未有以應  
也後見宋晁說之詩序之論云孟子曰凱風親之過  
小者也而序詩者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  
猶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於先君無妻道於七



子無母道過孰大焉孟子之言妄歟孟子之言不妄則序詩非也始恍然於貞一之說

宋惲章

戰國之君但知有利不利故策士得行其說以利不利說之則兵可罷以仁義說之則兵未必可罷然而孟子必欲以仁義易利者兵不罷則害在人身唯利自視則害在心術也

先名實章

功利之學必核之以名實故當時之辨名實者紛然  
荀子曰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已殺盜非殺人也此惑  
於用名以亂名者也山淵平情欲寡慾蔡不加甘大  
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實者也非而謂楹有牛  
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淳于髡亦是此  
意髡之所論在迹孟子之所論在心

魯欲使慎子章

孟子末年當魯平公之世平公之父為景公二十九

年景公之父為康公九年康公之父共公二十二年  
魯平公元年為齊湣王十年魯景公二十一年為齊  
湣王元年魯景公二年為齊宣王元年魯共公元年  
為齊威王四年據齊世家魯之伐齊在威王六年自  
後齊強大不見魯伐齊之事豈慎子將軍因孟子之  
言而止耶

魯之伐齊自是不能取勝孟子不以利害言而以志  
仁為主此根本之學也是時列國求富强者皆從一

已起見志仁者從民生起見從民生起見即蒞中國  
朝秦楚而無不可從一已起見即固有之地亦在所  
當損

二十而取一章

以二十取一為不可者亦是封建之制非什一不足  
以備用然當時田授於上故稅其十一而無愧今以  
民所自買之田必欲倣古之什一已為不倫且封建  
變為郡縣苟處置得宜以天下而養一人所入不貲

則二十取一何為不可漢氏三十而稅一未見其不足也

魯欲使樂正子章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未有不好善者只為私心自勝不惟不好善且從而惡善矣今有人語之曰某人善則必曰偽也不然則曰是固嘗為不善矣又有人語之曰某人不善則喜談而樂道之矣

舜發於畎畝章

天降大任以其動心忍性而知其降也天無心而成  
化未嘗擇人而降之顧不能動忍死於憂患便是不  
降嘗見釋氏以離四句絕百非方有入處今以境遇  
窮極鍛鍊出來是實受用之地不徒向語言脫空去  
也

盡其心者章

孟子所謂擴充動心忍性强恕而行皆是所以盡心  
性是空虛無可想像心之在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可以認取將此可以認取者推致其極則空虛之中  
脈絡分明見性而不見心矣如孺子入井而有惻隱  
之心不盡則石火電光盡之則滿腔惻隱無非性體  
也人與天雖有形色之隔而氣未嘗不相通知性知  
天同一理也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理者盡其  
心也心即理也故知性知天隨之矣窮理則性與命  
隨之矣孟子之言即易之言也先儒未嘗不以窮理  
為入手但先儒以性即理也是公共的道理而心是

知覺知得公共的道理而後可以盡心故必以知性  
先於盡心顧其所窮乃天地萬物之理反失却當下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之理矣

人心為氣所聚勿忘勿助此氣常存稍涉安排則霍然  
而散不能自主故必須存存得恰好處便是養不是兩  
件工夫易言成性存存可知是一也存心正是盡心  
天下之理皆非心外之物所謂存久自明而心盡矣  
造化流行之理萬有不齊小之而為窮通得喪大之



而為生死殀壽此不齊者正是其畫一所在所謂命也立命則從流行處見主宰生死不過晝夜耳不知者以為有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天固有兩命乎莫非命也章

生死原是一途凡人貪生畏死所以岐而二之昔祁世培問先師曰人於生死關頭不破恐於義理尚有未淨處先師曰若從生死破生死如何破得只從義理辨得清認得真有何生死可言義當生自生義當

金史卷之三  
卷下  
死自死眼前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在後來先師與  
世培之死允蹈斯言也盡其道道即義也盡其道而  
死者正命也則知非其道而生者之非正命矣巖牆  
桎梏無論死生皆非正命

萬物皆備章

盈天地間無所謂萬物萬物皆因我而名如父便是  
吾之父君便是吾之君君父二字可推之為身外乎  
然必實有孝父之心而後成其為吾之父實有忠君

之心而後成其為吾之君此所謂反身而誠纔見得萬物非萬物我非我渾然一體此身在天地間無少欠缺何樂如之恕即仁之下手處非有安強之分強之云者即反身之功思誠之則也故誠外無學立誠焉盡之矣

行之而不著章

天地間道理平鋪夫婦可以與知誰能出不由戶孩提知愛知敬率性而行道不可離說是無工夫未嘗

無工夫說是無戒懼未嘗無戒懼人人如此個個圓成只為妄動手脚凡人動於利欲未免倒行逆施學人不肯安於本分求著求察去之所以更遠昔許敬菴言童僕之服役中節者皆道心也高忠憲初甚疑之其後體認之久忽覺平日所謂惺然常明之心還是把捉之意而蚩蚩之民有如鳶飛魚躍出於任天之便者反有合於不識不知之帝則耳

恥之於人章

當時遊說之士不出機變之巧及其說行以此誇耀於列國景春之徒欣羨之不置一時以為經濟豈復知為恥哉不若人孟子以禽獸比之也誠則是人偽則是禽獸

待文王章

學莫先於立志立志則為豪傑不立志則為凡民凡民之後興者草上之風必偃耳吾因而有慨如洛閩大儒之門下碌碌無所表見僅以問答傳註依樣葫

蘆依大儒以成名者是皆凡民之類也故吾讀宋之文集遇此等便不欲觀無奈世眼易欺不敢置可否於其間使此學日流於膚淺耳

附之以韓魏章

今人貧賤則歛然貴富則盈滿何曾著到自已所以忙迫一世苟能不以此為意其志必有所在矣

霸者之民章

霸者只在事功上補湊王者在心術上感動民之應

之亦截然不同驩虞者民為法制所縛無爭鬪作亂之事皞皞則孝弟忠信相感而化所謂必世而後仁者是也王者未必不行霸者之事而霸者不能有王者之心就如漢唐之治當其太平之時民自驩虞終不免於雜霸三代之治即其末也故家遺俗流風善政尚有王者氣象後世之民但有啼號愁慘求驩虞亦無矣王者吾不得而見之得見霸者斯可矣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有親親而後有仁之名則親親是仁之根也今欲於親親之上求其所發者以為之根有敬長而後有義之名則敬長是義之根也今欲於敬長之上求其所發者以為之根此先儒所以有性中曷嘗有孝弟來之論性學之不明由此故也

舜之居深山章

野人之在深山與舜之在深山其食息動靜本皆是道不但舜不異野人即野人亦不能異舜野人凝滯



於物未免將不識不知之體化為知識舜則胸中豁  
豁無些子積滯善言善行亦只野人之言行沛然莫  
禦行所無事還其野人之本分而已

無為其所不為章

不為不欲良知也無為無欲致良知也本是直捷無  
加勉強人却為聞見多了依傍非禮之禮非義之義  
無地非我出路所不為者似乎可為所不欲者似乎  
可欲以至初心漸漸失却學者但當於自心欺瞞不

得處提醒作主便是聖賢路上人

廣土衆民章

其生色也所謂目擊道存夫子無行不與之妙向使  
高談仁義而與竈養學究同其動定則中之所存便  
可料算故學必到睥面盎背方有根柢

伯夷辟紂章

五畝之宅說者皆云古者授田二畝半在田二畝半  
在邑習聞而莫知其非也匠人營國不過方九里九

九八十一為方一里者八十一方一里之地為九百畝以八十一倍算不過七萬二千九百畝耳其中有王宮有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又道涂九經九緯每經途闊九軌又九卿以至於三百六十官各有公署自公卿而下至於上士中士各有館舍如詩所云退食自公適子之館者又皆有家廟又有賓館神祠作坊倉庫獄囚以上諸項度於王國之中必三分去二所存不過二三萬畝耳而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工商

各不下萬家即人給以半畝勢所不能況二畝半乎  
孟子云願受一廛而為氓禮記云儒有一畝之宮叅  
觀之是知二畝半之說妄矣以今世目驗之小民有  
地二十步便可造屋三四間足以成家矣則古者一  
畝百步之地當必容四五家二畝半之地當必容十  
餘家也然則孟子所云五畝之宅皆在田野與邑中  
無與明矣

孔子登東山章

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古今諸子百家言人人殊亦必依傍聖門之一知半解而後得成其說何曾出此範圍譬之於水則斷潢絕港無波濤汹涌之觀譬之於明則爝火陽焰所照無幾能如聖門之觀瀾必照乎蓋諸子出其私智穿鑿於一隅一曲井蛙之見或斷或續不成片段故不可達之天下所謂致遠恐泥也

雞鳴而起章

利與善之間真所謂毫釐千里此是第一步一生聰明力量都為此一步所用野葛人參共生一本辨之不得不早也

楊子取為我章

楊子墨子子莫雖判然不同却都只在事為上簡點所以有過不及事之過不及處便是惡事念之有依著處便是惡念天地間道理平鋪無方所而有規矩所謂權也吾輩時常動一善念細揣之終是多這念

有這念便有比偶有為我便有為人有中立比偶生  
焉有比偶便有貞勝譬如一匹絹纔說細便有麤者  
形他又有更細者形他故曰毛猶有倫有倫則害道  
飢者甘食章

古人見道親切將盈天地間一切都化了更說甚富  
貴貧賤故曰所過者化世人但見富貴貧賤之充塞  
更轉身不得以為莫大之事孟子以飢渴二字括之  
便覺甚輕

有為者章

此理本是易簡直截欲仁仁至夫婦之愚可以與知  
與能奈何世之學者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  
諸難自為支離之說以自纏繞窮年卒歲靡所底麗  
是以有掘井九轍而不及泉者何如盡捐故技反身  
而自足乎

堯舜性之也章

性之為自誠而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身之為自明



而誠勉而後中思而後得誠無淺深皆由中而出也  
久假而不歸者不歸於帝王之誠烏知其非有則以  
五霸終不知其非已有也彼方有功業可見有聲名  
可借以其在外者為己之所有也不然雖己所不欲  
為遷於事勢而不得不為豈己之所有哉

伊尹曰章

伊尹之志以救民為主所謂民為貴君為輕也放太  
甲於桐與放桀於南巢其義一也向使桀能遷善改

金史四庫全書  
卷下  
過未嘗不可復立太甲不能賢豈可又反之乎後世之視天下以為利之所在故竄奪之心生焉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章

後世人心汨沒於利欲故利之所在視為極重之事齊國之利尤為非望而世之好名者亦遂以讓國為絕行非聖人不能至於日用倫常之間視為瑣瑣末節不屑關懷如此則是宋人之名母而為聖人者必乖戾絕羣歸之許由之輩堯舜為不足數矣乾坤之

所以不毀人類之所以不滅全在親戚君臣上下太和保合人皆可以為堯舜矣當時許子之並耕仲子之離母皆墨子之徒孟子所以距之也 戰國策趙威后謂齊使者曰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自范之齊章

睥面盎背廣居之氣象也下此之氣象皆因所居而

變余嘗言今日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氣并其所居者而失之矣有能不脫學堂之氣則十無一二也世風之下如此

形色章

形色氣也天性理也有耳便能聽有目便能明口與鼻莫不皆然理氣合一也心是形色之大者而耳目口鼻其支也聖人踐形先踐其大者而小者從之

道則高矣章

道無形體精義入神即在灑掃應對之內巧即在規矩之中上達即在下學不容言說一經道破便作光景玩弄根本便不帖帖地莊子曰北溟有魚曰鯢化而為鵬九萬里風斯在下然聽其自化也使之化則非能鵬也

以道殉身章

以道殉身者事君能致其身此身非吾之所得有也

以身殉道者世既喪道道自吾存天下非之而不顧也  
以道殉人者時風衆勢便以為道逐隊趨之終身不識道之所在

君子之於物章

自佛氏輪迴之說興人物渾然一途人轉為物物轉為一人之身其過去現在未來不知多少父母或前生之父母為吾今世之犬馬今世之妻孥或是前生之父母故其視現在之父母不過適然之相值颺

然來去此多生百千之父母何者為親孝親一念從此斬絕古來闢佛者於此等傷害天理處反置之不道何也及袁了凡設功過格今世奉行之者以蟲螺蠢動之生準折其忤親陷人之事於是肆然為惡以為吾有某功可抵也又與於不仁之甚者矣

盡信書章

武成云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是商人自

相殺也孟子言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是  
明言武王殺之兩意相背則知孟子所見之武成非  
孔安國古文之武成也古文之偽此亦一證

梓匠輪輿章

規矩熟而巧生巧即在規矩之中猶上達即在下學  
之中學者離却人倫日用求之人生以上是離規矩  
以求巧也莊周斲輪之喻欲舍仁義以求道德舍糟  
粕以求古人之不可傳正與孟子之意相反



好名之人章

讓國之人必其私欲淨盡誠中形外而後能之若夫矯強一時好名起見則好利之見埋藏於內不知不覺從不及簡點處倏然發露出來猶如見獵心動數十年之心不知伏在何所未易削除也

民為貴章

周禮疏云社者五土之總神以句龍生時為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稷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

名棄為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乃配稷而食名為田正按此則后土也田正也皆是人鬼社稷乃是造化之迹象天地間無一物不有鬼神然其功用之及人非同類則不能以相通社稷二氣發揚莽蕩如何昭格故必假已死龍棄之人鬼與我同類而通其志氣是故配食者非僅報其功也即如郊天祭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饗而郊冥周人禘饗而郊稷亦是此意吾與

祖宗同氣藉其配食以與天地相通先儒謂以此崇其祖父只見得一端耳句龍之配社棄之配稷亦以王者之社稷而言下此一國一鄉莫不有社稷則其配食者不必同於王社凡沒而祭於社者皆是配食今之城隍土穀莫不以古來著名者實之如文文山之為北平城隍周新之為浙江城隍呂珍之為紹興城隍鄭虎臣之為會稽土穀之類皆在耳目間非著名者之為城隍土穀也亦猶句龍棄之配食一方耳

蓋城隍土穀之威靈非人鬼不能運動也由是言之  
旱乾水溢則威靈漸滅祭不能享其變置社稷也有  
何不可

仁也者人也章

仁者天之生意待人而凝理不離氣也由是而之焉  
之為道彼欲求之於未生之前者非吾之所謂道也  
口之於味章

耳目口鼻是氣之流行者離氣無所為理故曰性也

然即謂是為性則理氣渾矣乃就氣中指出其主宰之命這方是性故於耳目口鼻之流行者不竟謂之為性也綱常倫物之則世人以此為天地萬物公共之理用之範圍世教故曰命也所以後之儒者窮理之學必從公共處窮之而吾之所有者唯知覺耳孟子言此理是人所固有指出性真不向天地萬物上求故不謂之命也顧以上段是氣質之性下段是義理之性性有二乎

金  
卷下  
浩生不害章

好必於善惡必於惡性本如是感物而動則有欲有  
不欲能不失其性體而可欲在善是知及之也善無  
形質不可把捉我即可欲之而落於想像終非已有  
如顏子之拳拳服膺是仁守之也有諸已是學者第  
一關作聖之基在是誠偽之分在是從此以往美大  
神聖日新又新始有工夫可加耳

有布縷之征章

布縷之征唐之所謂調也出之於地以地植桑麻耳  
後來地與田渾兩稅之夏稅秋糧以蠶成於夏故謂  
之夏稅粟米之征唐之所謂租也力役之征唐之所  
謂庸也三代盛時井田之制民但助耕公田未嘗征  
其粟米也力役之征據周禮賦法三十夫使出馬一  
匹甲士一人步卒二人三百夫出革車一乘甲士十  
人步卒二十人三千夫出革車十乘甲士百人步卒  
二百人三萬夫出革車百乘甲士千人步卒二千人

有巾車以授車有馬質以授馬有牛人以共牛有司  
兵以授兵有司甲司戈楯司弓矢以各授其器未嘗  
取具於民間也一乘賦三十人止供力役一歲不過  
三日豈足為擾布縷之征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不  
過尺絹大段易辦故並用之而無害據孟子之言其  
時賦法之厲民盡破三代之制矣然數者之征皆憑  
戶口為政所以盛世之編戶非戶戶而編之也必閱  
其有丁有力能充賦役者而後著之於籍辨其貴賤



老幼廢弱者此五者皆籍所不書賦役不及焉賤謂  
貧不能自存者楚為教之為政也曰大戶已責趙尹  
鐸之治晉陽也曰損其戶數所以政不苛而民不怨  
也即如唐開寶金盛之時戶不登千萬若以實論之  
浙東西兩道之地其戶豈止千萬哉蓋下戶之不登  
於版籍者多矣黃霸偽增戶口亦只是搜括遺漏填  
之於冊非以無為有也諸葛亮謂劉先主曰荊州非  
少人也而著籍者少今遊戶皆自實此皆衰世之事

故欲民無困其於戶口當加之意焉切不可徒仍舊貫也

人皆有所不忍章

不忍不為之心人皆有之但石火電光斷潢絕港不忍於此或忍於彼不為於此或為於彼壅塞而不流行苟能時時以此為主則達矣至於無欲害人無為穿窬無受爾汝即甚蔽錮之人此心常在無有滅熄苟一返之而是矣然此心流注甚深世人知其麤不

知其細麤者人所共見其細者如以言餽以不言餽  
若是乎應對之常人藏財物於家穴牆而取之人藏  
思慮於胸鈎隱而出之同一機心用事豈以人所不  
見謂之不同類哉

堯舜性者也章

此為性命合一之學堯舜湯武不過生知學知之異  
皆率性而行者也中禮哭死不回必信所以盡性莫  
之致而致之為命若為生干祿正行則是有所致而

欲致之也非命之本然而於性有所不盡矣堯舜湯武所謂盡性以至於命者也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太極圖說曰主靜立人極此之靜與動靜之靜判然不同故自註云無欲故靜本是趙岐論語仁者靜之註移之於此然濂溪言無欲而孟子言寡欲者周子先天之學動而有不動者存著不得一欲字孟子養心是學者工夫離不得欲字心之所向謂之欲如欲

正欲忘欲助長皆是多欲但以誠敬存之便是寡欲  
蓋誠敬亦是欲也在學者善觀之而已

孔子在陳章

世道交喪聖王不作天下之大兆民之衆要不能空  
然無所挾以行世則遂以舉世之習尚成為學術但  
論其可以通行不必原其心術揣摩世態陪奉人情  
在世路則為好人在朝廷則為鄙夫凡朝廷之資格  
官府之舊規往來之情面胥吏之成例彌縫周至無

有罅漏千百年來糜爛於文網世法之中皆鄉愿之薪傳也即有賢者頭出頭沒不能決其範圍苟欲有所振動則舉世目為怪魁矣以是詩文有詩文之鄉愿漢筆唐詩襲其膚廓讀書有讀書之鄉愿成敗是非講貫紀聞皆有成說道學有道學之鄉愿所讀者止於四書通書太極圖說近思錄東西銘語類建立書院刊註四書衍輯語錄天崩地拆無落吾事夫子之惡之亦逆料其禍必至於是也狂狷是不安於流

俗者免為鄉人方有作聖之路

由堯舜至於湯章

此是孟子自序如莊子之天下史遷之六家指要一例道之在天地間人人同具於穆不已不以一人之存亡為增損故象山云且道天地間有箇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然無添減而却有明晦貞元之會必有出而主張斯道者以大明於天下積久而後氣聚五百歲不為遠也堯舜以來

其期不爽至孟子而後又一變局五百歲之期杳不可問然而無有乎爾孟子不敢以見知自居也則亦無有乎爾言五百歲之後未必有聞知也蓋孟子已自前知不待韓子言軻死不得其傳而後信也說者謂孟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子為得其傳雖然大醇而小疵終不及於三代豈世運之遞降乎吳草廬曰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余以為不然堯



舜其元也湯其亨也文王其利也孔孟其貞也若以  
後賢論之周程其元也朱陸其亨也姚江其利也戴  
山其貞也孰為貞下之元乎



孟子師說卷下